

秋梦痕作品全集

銀槍挑乾坤

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银枪挑乾坤

秋梦痕 著

(下)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银枪挑乾坤/秋梦痕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8
ISBN 7-5059-3016-8

I. 银… II. 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②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9826 号

书 名	银枪挑乾坤(上、下册)
作 者	秋梦痕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冯善雅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300 千字
印 张	17.5
插 页	4 页
版 次	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63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016-8/1·2278
定 价	22.9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新蜀



中國文聯出版社

第七章

罗浮宫的火铳子

便在这时候，方传甲叹口气，道：“孩子，你的勇气可喜，却也太鲁莽了，你差一点没命。”

玄正接道：“他们把你送给石玉那娘娘腔小子，准备糟塌你之后，再把你送往秦淮河上的万花楼，他们用心也太毒了。”

玄正重重地道：“好了，你就在这里休养，有师祖与安家姑娘陪你，我放心了。”

他看看安家姐妹，又道：“拜托了，细心照顾丁姑娘，她可是历尽沧桑的苦女人。”

安梅笑笑，道：“相公，你也要多休养，你不也受了重击吗？”

玄正但觉一阵温暖涌上心头，他是重感情的人，又受过无比的痛苦与打击，如今闻得安梅的话，便不由得拉住安梅，道：“谢谢你的关怀，你姐妹真的太好了。”

他如此夸奖，倒令安家姐妹一阵狂喜，那安兰已笑道：“我姐姐还会烧得一手好菜，等等你一吃便知道。”

丁怡心看在眼里，却也苦在心里。

她不开口，因为她觉得自己在此似乎扫了别人的兴致，玄正原是她的未婚夫，却是自己反而嫁了成千业，如今这种尴尬场面，又怎不令她心中泣血？

方传甲早看在眼里。

他把玄正叫在外面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如何打算？”

玄正道：“我先找上快活霸，我一定要见见关山红，他得给我一个交待，否则，我只有出手。”

方传甲道：“与关山红这种人决斗，你一定会吃大亏，且等我的伤好了，我陪你一起去快活霸。”

方传甲回头看看屋子里，又道：“安家姐妹很会侍候人，如果你讨了她二人，真是福气。”

他老人家开始为安家姐妹讲好话了，当然，这并非方传甲现实，实在，江湖儿女能像安家姐妹的人，可也并不多见。

但他忽略了一件事，那便是玄正的心目中仍然只有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就是丁怡心。

他此刻不能说出来，他已知道成千业并未死啊！

他当然更不能有所行动，他唯一的行动，也是他立刻要做的，便是去快活霸。

玄正非要把事情弄清楚不可。

他对方传甲苦笑一笑，道：“师祖，我怎能娶几房妻子？我想她们终有一天会体谅我的苦衷。”

方传甲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心中早有丁姑娘，可是，皇帝老子也是人，三宫六院一大群，至于丁姑娘，姓成的小子他……。”

他老人家一高兴，顺口就抖出些帮助安家姐妹的话来。

玄正大摇其头，道：“师祖，还不知道去快活坝一趟就不能活着回来，我不敢妄想，师祖，你老养伤吧！我明早前往快活坝。”

方传甲道：“我的伤除了屁股上一刀还在痛，别的也好得差不多了，何不等我一起去？”

玄正道：“师祖但放宽心，快活坝我住过，地方我最是熟悉，我会见机行事。”

方传甲道：“胆大心细眼要亮，动上家伙不留情，这是咱们江湖人的作风，孩子，你出身官宦之家，如今在这惊涛骇浪的江湖上闯，有许多事情不能以常理推论，这一回我不拦你，今夜你好生歇一晚，明日你走吧！”

玄正热血沸腾，他对方传甲道：“我见了关山红以后，倒要看他怎么给我一个交待了。”

夜，在仙岩石似乎特别宁静。

方老爷子躺在安乐椅上睡得好自在，他还微微地打着鼾，那么瘦的人也打鼾。

丁怡心睡在一张木板铺的床上，她本来的心事重重，直到三更天才又沉睡着。

玄正可就不一样了。

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毯，那当然安家姐妹随身带来的，他的身上也盖着厚羊毛毯，当然，这也还不算什么，最令人羡慕的，莫过于安家姐妹二人一边一个替他按摩着，那安梅的手指似魔力一般，把个玄正揉捏得想叫喊……

他当然不能喊叫，因为卧房外还有师祖与丁姑娘在。

安兰躺在玄正一边，她吐气果然如兰，那么温柔地把一颗香喷喷的粉头半枕在玄正的臂弯里。

玄正怎么能拒绝？

安梅的双手替玄正按摩着，使得玄正真想沉沉地睡着，但玄正偏就睡不着。

他也有些紧张。

他的紧张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忽然想起在风火岛上被东方大奶奶与曹大娘二人折磨的光景。

那真是一场恶梦，一天一个窝窝头，再加上东方大奶奶的整人，太悲哀了。

就因为玄正想起风火岛上的事，他才发觉眼前的景象有那么一点不一样。

其实他忘了，他在风火岛上的时候，双脚带着镣，更被牛老八与马老七俩人捆住，那光景他一点反抗甚至活动的余地也没有。

一个男人，如果被如此折腾，一旦换成此刻这情形，真的太好了。

玄正现在不乏味，他虽然左肩还有点痛，但在安梅的抚揉与涂药之后，痛苦大减，便也精神绝佳地享受着安家姐妹的服侍。

玄正不是鲁男子，他也照样心猿意马而跃跃欲试，只因为他是个二十四五岁的旺火之年，稍有女人身边挑逗，就很难加以控制。

然而，玄正有困难。

他的困难就是不知如何动手，如果他搂紧身边的安兰姑娘，那么坐在一边的安梅怎么办？

玄正又想抱住安梅姑娘，却因为身边靠紧了个安兰而只得咽下心中欲火。

这种思维只不过一瞬间的事，如果他真的做了，他这一辈子便娶定安家姐妹了。

天山女儿真多情，天山女儿也纯真，但却也想不到她们竟然如此豪爽地陪侍在玄正的身边，是那么的体贴入微，倒叫玄正心神恍惚不知如何是好。

突然，外面的丁怡心“啊”了一声，这才把玄正的心恢复不少，便也令玄正想起外面还有个丁怡心。

当然，外面还有个方老爷子。

方传甲每晚都由安家姐妹服侍着，只有今夜，他老人家静静地躺在安乐椅上，心中另是一番滋味。

当然，他要为玄正高兴，年轻人的事情，就由他们自己去解决吧！

玄正是如何睡着的，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也许，安家姐妹熟睡在他两边以后，他方才能平静地睡着。

玄正很想“那回事”，他是人，更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只不过左拥右抱在他来说，那是头一回。

什么事情，头一次便是没经验，当然也只好强压住心中意念。

如果他先动手安梅，安兰是不会打扰的，她会转身装着

睡着。

当然，如果玄正想先找上安兰，安梅也会知趣地闭上眼睛装迷糊。

这世上有许多男人左拥右抱地睡在一张大床上，可并未闻有谁会为那么一件新鲜事儿争吵的——至少不会在当时发生不愉快，因为那本是一件愉快至极的事情。

只可惜玄正心中充满了矛盾，今夜如果在他身边的只有一个人，他也许就不一样了。

他也想到了关山红。

因为想到关山红，他才会紧张得忘掉眼前的一切。

玄正也想着快活坝，他曾在快活坝住过两年，他在那儿勤习武功，不久，便成了关山红手下一名得力杀手。

自从玄正老父壮烈死于回乱之后，玄正就立志要报父仇。

他恨杀父的人，当然，只要有会，他便会寻找杀父仇人。可是关山红却安排他刺杀过几个他不认识的人物，那些人物，关山红说他们该死！

关山红说该死的人，玄正就毫不留情地出手，因为关山红对他太照顾了，照顾得他几乎死在风火岛上。

当玄正丧父又丧母的时候，丁博文不及时伸出援手，而关山红却把玄正请去，谁知父亲竟然死在“血箭”周上天那个师弟“箭双飞”古映今的双箭之下。

玄维刚英烈地斩杀叛贼上百人，他背上整整插了十几支箭，方才不支地死在血泊中压在敌人的尸体上。

从方传甲的口中，玄正揣测出这是关山红的阴谋。

关山红这个人一定不简单，他还在关内开设出处大烟馆，这在当时，只有那些有办法的人才敢干。

玄正从欲火中烧而不敢“越界出击”的情况下，便转而想到这些，他也就渐渐地睡着了。

这一夜算是平静地过去了，谁也没有侵犯谁，那安家姐妹在天快亮的时候，便起来忙碌了。

安梅对安兰低声笑笑，道：“爹没有看错人，我们未来的相公是个老实人。”

安兰吃地一笑，道：“真的很老实，不像我们那些赶马的汉子，见了母猪也想亲一亲。”

塞上马贩子们个个粗犷豪气，却也充满了野性，十天半月的赶着马群，一旦遇上女人，就像看见仙女似的不要命的丑表态，如果像安家姐妹这样标致的女人，那真的会令他们发疯……

安大海身边就这么两个女儿，他绝不会叫她们再嫁给赶马的人，只一遇见玄正，他就认定玄正才真正是他的乘龙快婿，他宁愿叫两个女儿离开自己，虽然，他已经多年未曾同两个女儿住在一起了。

安大海就是看得开，他送做堆的把两个女儿推给玄正，自己便赶回塞北去干他的老本行“贩马”了。

安大海在塞北仍然有他的地盘与势力，当了几年的驿站头儿，被关入风火岛上，他算看穿了官场那股子恶习气，如果有人再叫他去入官场，他一定会骂这人十八代老祖先。

玄正果然又走了。

玄正把丁怡心托付安家姐妹照顾，倒是安家姐妹二人都有着恋恋不舍的味道。

她二人侍候着玄正下了山走出仙岩石谷口，那安梅对玄正道：“相公，你打算如何找那关山红？他真的十分厉害吗？”

玄正道：“不错，关山红是个厉害的人物，他手下也有几个杀手，都不比我稍逊。”

安兰不安地道：“相公就不能等方老爷子伤养好了再一齐找那姓关的？至少，我姐妹也可以帮你吧！”

玄正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中间有个最大的原因，你们不知道。”

安梅忙问道：“是什么原因？能说给我们听吗？”

玄正道：“当初我以为这也许是我的误会，这中间一定有几分误会存在着，我希望这是误会，只不过这误会的成份已经不存在了。”

安兰道：“他害得你如此凄惨，还会是什么误会？”

玄正道：“起初我以为是误会，直到了我被送上风火岛许久之后，被我师祖救出来了，才得知我爹死在‘箭双飞’古映今之手，而我还等候着关山红出手救我，可知我有多失望了。”

他叹口气，又道：“现在，我认定关山红是西北人派在中原的奸细，他是有计划的在坑我们。”

安梅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更应该等老爷子伤养好了，再出

击。”

玄正道：“我还抱着一点希望，那就是我的遭遇，关山红也许并不知情，全是他手下几个人假他之名坑我，因为当年我在关山红手下做事，他是那么地关怀我，疼爱我，就好像我是他的亲小弟一样。”

他叹息着，又道：“你们该知道，受人特别关怀的人，是很容易遭到别人忌妒的，如果是这样，关山红就应为我主持公道……只不过……这次风火岛，我醒了。”

安梅见玄正紧紧皱起双眉，便问道：“你一定还有解不开的谜吧？”

重重地点着头，玄正道：“不错，唯一叫人不解的，莫过于关山红在我每次出击的时候，关怀地叫我吃的东西，我每次吃了以后，便勇气百倍，一心只想为他杀人。”

冷冷一笑，安梅道：“那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玄正咬咬唇，道：“这就是我一定要找关山红的最重要关键，他非当面给我一个交待不可。”

安兰关切地道：“可是，相公没有把握能胜过姓关的人，你这么单人独往，岂不是送死？”

玄正道：“古人常说，义之所在，虽千万人吾往也，我就是抱必死之决心，去讨回一个义字公道。”

安梅道：“看你如此坚定，我姐妹也只有祈求上苍，保佑你的平安回来了。”

玄正拉住安梅的手，他双目炯炯地道：“安梅，安兰，能认识你们，真好，我谢谢你们。”

安兰打横伸手捂住玄正的嘴巴，笑道：“都同榻共眠了，还说这些俗气话，相公放心地去吧，这一切由我大姐安排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玄正没有听清楚安兰的话，他根本没有注意安兰，只把这儿的事由她姐姐照料……

玄正拍马疾驰，一口气是数十里，他决心去快活坝了。

“快活坝”实际上就在河西走廊南端，那地方也是进关不远处，有条大河通往南面的黄河，从山边连接一道三里长堤变成坝，河水打横往南流，大山下一片好景象，比之关外黄沙遮天可就美景如画，也清爽多了。

关山红就是看上这地方不错，他才把快活坝山边建成个大庄院。

关山红是男人，但与女人一样爱花，所以快活坝四周栽满了各季盛开的花。

冬天里，各种花都秃了的时候，快活坝更是美，因为光是盛开的野梅花，快活坝就种了上千株。

快活坝的山头上也养了两只会说话的八哥鸟，这件事玄正就知道。

玄正还上山去看那两双八哥，只不过他一接近，那鸟儿就飞走了。

玄正也知道关山红养了鸟，而且很多。

关山红善于养鸟，有花就有鸟，花鸟相亲嘛！

当然，关山红的武功也深不可测，然而，关山红却从未露一手他的武功。

关山红永远是个令人惧怕的人，他如果没有那种震慑人的力量，就不会驾驭那么凶悍的杀手。

当然，他若没有几手绝艺，又怎敢开设起太阳岛来。

对于玄正这件事，关山红初时并不放在心上，因为玄正单纯，不值得他去注意，他只要摆摆手，玄正就会在他的示意之下被摆平。

然而，关山红自从玄正逃出风火岛，与他的师祖方传甲联手几乎把“血箭”周上天收拾掉以后，他才开始心中犯嘀咕。

他不应该把玄正再当成他身边的杀手，果真如此，那就大错而特错了。

于是，坏的消息接连传来。

玄正重伤了“快刀”包不凡，这令关山红愤怒极了，因为他发觉玄正人小鬼大，竟然先找他的手下开刀。

关山红没想到玄正身边有个方传甲，方传甲的江湖经验是用血肉累积出来的，关山红当然不是对手。

然后，就是最近几天，更坏的消息传到了快活坝上，因为玄正刺杀了“小子”石玉。

关山红本来没有见丁怡心，丁怡心也未走进快活坝，便由“酒邪”水成金押着送给“小子”石玉了。

然而，石玉却因丁怡心而被玄正刺杀在白杨镇上。

石玉死的消息是由白杨镇送回快活坝，同时也是“酒邪”水成金把这消息送到关山红面前。

“酒邪”水成金几被自己的烈酒烧个半死。

他奔回快活坝的时候，背后的衣裳露着焦黑的大窟窿，他的狼狈，直把关山红气得一巴掌打得水成金吐血。

现在——

现在玄正骑马来了。

于是，快活坝的山头上有几双七彩大八哥叫起来：“来了，来了，骑马来了，骑马来了！”

鸟儿飞空中叫，比放哨的人还管用。

于是，快活坝上有人惊觉了。

骑在马上玄正自己警觉到了，八哥的叫声他并不陌生，他觉得亲切，玄正对这里的一切都有好感，他也知道快活坝上的佣人们，他们男男女女均属雇来的人，他们也从不过问主人事情。

然而，玄正觉出这儿有些变了。

只不过，当他听得天空中八哥叫声，便也忍不住地朝空中一笑。

玄正的心中如今明白极了。

他知道关山红对他是不怀好意的，过去那些亲切与呵护，关怀与照顾，一下子因为罪恶的出现而变得可憎，尤其叫他服食那些白粉，几乎要了他的命。

玄正迫切需要知道关山红的阴谋为了什么。

关山红已经暗中坑死不少征西将才了。

最近的一次便是齐伟仁齐都统——姓齐的原是自己去刺杀的，不幸自己被抓，而齐都统却又死在周上天之手。

周上天对于这件事，他是既不承认，也未否认。

其实，只看那两支箭，又何必再问周上天。

玄正被送上风火岛，如果关山红要救他，太容易了，只可惜关山红根本就在利用玄正，当他任务失败，也几乎死在风火岛，而关山红的阴谋又是什么？

关山红有计划的暗中扯清军的后腿，但真正的目的乃是报仇。

关山红的阴谋如果挑明了，那会吓人一大跳。

玄正骑在马上眼观四方、耳听八方，蹄声得得中，他似乎发觉转弯处一条影子闪掠。

玄正冷笑连声，他的亮银枪已握在手上。

自从他闻得山上两双黑鸟叫声，便把银枪端在手上。

“噙！”

是弓弦的声音，听起来就像山洞中吹刮的一股风声，却又带着一股子吓人的鬼啾……

果然好强劲的一支利箭飞射过来。

强劲的利箭并非射向玄正，“嗖”的一声射入马的右腿上，玄正举枪横打未中，那马痛得先是扬蹄，然后斜着马身往地上倒。

玄正一个拔身闪下马，他愤怒地看着那马举着右前腿在空中抖——痛苦是无法形容的，但马的动作正说明，那一箭扎入它的腿骨穿透到后面。

玄正发一声吼，道：“周上天，你浑蛋，为什么欺负一个畜生，你出来。”

“哈……”